

东方快车上的 谋杀案

(英)阿·克里斯蒂
浙江人民出版社



45

6

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

〔英〕阿·克里斯蒂著

宋兆霖 榕 榕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Agatha Christie

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

本书根据英国 William Collins Sons &
Co Ltd Glasgow 1974 版本译出

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

[英]·阿·克里斯蒂著

宋兆霖 榕榕译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32 印张：8.5 字数：168,000

1979年12月第一版

1979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000

统一书号：10103·136

定 价：0.59 元

关 于 作 者

阿加莎·克里斯蒂 (Agatha Christie, 1890—1976) 是英国著名女作家，以擅长写侦探小说闻名于世，有“侦探女皇”之称。她也是目前在英美各国颇为流行的侦探惊险戏剧的创始人。

象英国著名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塑造了大侦探福尔摩斯一样，早在一九二〇年，克里斯蒂就在自己的处女作《斯泰尔斯庄园的奇案》中，塑造了比利时大侦探波洛的形象，并使之成为她的大部分作品中的主角。她的作品被译成世界上一百多种语言出版，还被改编成电影、戏剧、广播电视节目等等，深受各国读者和观众的欢迎。最近在我国上映的《尼罗河上的惨案》，即根据她的同名小说改编。根据本书改编的同名电影《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还于一九七六年获国际性的美国电影艺术和科学学院奖，即奥斯卡金像奖。她的《闭幕》，虽出版于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六年仍列为畅销书。在国外，她的作品总发行量达四亿册之巨。阿加莎·克里斯蒂于一九七六年去世，国外报刊把她的去世和美国犹太作家索尔·贝娄获一九七六年诺贝尔文学奖金，并列为当年英美文学界的两件大事。

阿加莎·克里斯蒂写的侦探小说，以构思精巧、情节离奇著称。她尤其擅长于通过严谨的逻辑推理，使案情分

析令人信服，并能引人入胜，堪称为一位出色的“推理小说家”。她善于用复杂的悬念布局，紧扣读者的心弦，并使读者跟着主人公观察，探索，分析和判断案情的发展，稍不留意，还会误入“歧途”。而结局则往往出人意料，但论证确凿，合乎情理，令人赞叹。

她的作品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从中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许多无法逃避的弊病：暴行，凶杀，金钱的祸害，社会的不平，等等。她的创作态度也比较严肃，没有落入故弄玄虚或哗众取宠的俗套，也没有在暴行和色情方面做低级的、无聊的渲染。她的作品与众不同之处，还在于不仅重视了离奇情节的叙述，也注意了人物性格的刻画。

此外，她在作品中描述的反复侦查、逻辑推理、心理分析的“科学破案”方法，对于我们在工作中注重调查研究，进行正确推理，也不无启发。

阿加莎·克里斯蒂是一位多产作家，她一生共写下六十多部长篇小说（其中包括以玛丽·威斯麦考特为笔名发表的六部传奇小说）、十九本小说集、十四部戏剧和一本诗集。主要作品还有小说《罗吉·阿克罗依谋杀案》、《钟屋》、《钟》、《闪光的氯化钾》、《去法兰克福的旅客》、《命运之门》；剧本《证人》等。

译者

1979年8月于杭州

目 次

关于作者

第一部 事 实

- | | | |
|----|-------|----------|
| 1 | 第 一 章 | 一位重要旅客 |
| 12 | 第 二 章 | 托凯琳旅馆 |
| 22 | 第 三 章 | 波洛拒绝接受 |
| 31 | 第 四 章 | 深夜的叫声 |
| 36 | 第 五 章 | 罪行 |
| 50 | 第 六 章 | 一个女人？ |
| 60 | 第 七 章 | 尸体 |
| 72 | 第 八 章 | 阿姆斯特朗拐骗案 |

第二部 证 词

- | | | |
|-----|-------|--------|
| 76 | 第 一 章 | 列车员 |
| 84 | 第 二 章 | 秘书 |
| 90 | 第 三 章 | 男佣人 |
| 97 | 第 四 章 | 美国老太太 |
| 106 | 第 五 章 | 瑞典太太 |
| 112 | 第 六 章 | 俄国公爵夫人 |

120	第七章	伯爵夫妇
126	第八章	阿巴思诺特上校
136	第九章	哈特曼先生
144	第十章	意大利人
149	第十一章	德贝汉小姐
155	第十二章	德国女佣人
162	第十三章	证词摘要
170	第十四章	凶器
178	第十五章	旅客的行李

第三部 思考

194	第一章	谁?
203	第二章	问题
210	第三章	启发性的几点
219	第四章	护照上的油迹
227	第五章	公爵夫人的教名
233	第六章	再次会见上校
237	第七章	玛丽·德贝汉的身份
242	第八章	更加出乎意料的发现
250	第九章	两个结论

第一章

一位重要旅客

叙利亚。一个冬天的早晨，五点钟。阿勒颇城的月台旁，停着一列火车，这列车在铁路指南上，堂而皇之地称为陶鲁斯快车①。它由一节炊事车、一节餐车、一节卧铺车厢和两节普通客车组成。

在卧铺车厢门口的踏脚板旁，站着—一个年轻的法国陆军中尉，他身着耀眼的军装，正和一个小个子谈话。这小个子连头带耳都用围巾裹着，除了一个鼻尖通红的鼻子和两个往上翘的胡子尖外，什么也看不见。

天气非常冷，护送一位高贵的陌生人这一差使，并不令人羡慕，但是杜波斯克中尉还是精神抖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他用优美的法语说话，措词文雅，口齿清楚。他并不了解有关的全部情况。当然，有许多谣传，正如在这种情况下常有的那样。将军——他的将军——

①这段线路主要沿土耳其南部的陶鲁斯山脉。

的心情，变得越来越坏。后来，来了这么一位陌生的比利时人——好象是从英国远道来的。过了一个星期——莫名其妙地紧张了一星期。接着就发生了某些事情。一个非常著名的军官自杀了，另外一个辞了职——一张张忧虑的面孔突然消失了忧虑，某些军事上的预防措施放松了，而将军——杜波斯克中尉专门服侍的将军——看上去突然年轻了十岁。

杜波斯克无意中曾听到将军和这位陌生人在一次谈话中说过这些话。“你救了我们，我亲爱的，”将军激动地说，在他说话时，他唇上的一大抹白胡子抖动着。“你拯救了法国军队的光荣——你防止了一场流血事件！你答应了我的请求，我该怎样来感谢你呢？这样老远的来——”

这位陌生人（他叫赫卡尔·波洛先生）对此作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回答，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可是，你救过我的命难道我能忘记吗？”接着，将军又对那位否认在过去的工作中有过任何功劳的人，作了另外的恰如其分的回答。他们更多地提及法国、比利时，提到光荣、荣誉，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他们互相亲切地拥抱，结束了这场谈话。

至于他们谈的这些是什么事，杜波斯克中尉仍然一无所知，但是护送波洛先生上陶鲁斯快车的任务，委托给了他，因此，他以一个有着远大前途的青年军官惯有的全部热情，开始执行这一任务。

“今天是星期天，”杜波斯克中尉说，“明天，星期一傍晚，你就可以到伊斯坦布尔^①了。”

^①土耳其一海港城市。

他讲这话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火车开动前月台上的谈话，人们往往都会有点重复。

“是啊。”波洛先生表示赞同。

“我想，你打算在那儿住上几天吧？”

“那还用说。伊斯坦布尔，是座我从未观光过的城市。错过这机会，岂不是太可惜了——是这样。”他象是说明似地啪的一声捻了一下自己的手指，“没什么急事——我要作为一个旅游者在那儿住上几天的。”

“圣索非^①，美极了。”杜波斯克中尉说。其实，他从未看见过圣索非。

一阵寒风呼啸着朝月台刮来。两人都哆嗦了一下。杜波斯克中尉设法偷偷朝自己的手表瞥了一眼。四点五十五分——只有五分钟了！

他以为对方已经注意到他这偷偷的一瞥，于是又急忙说起话来。

“一年当中，在这种时令旅行的人不多。”他说着，朝他们上方的卧铺车厢的车窗看了一眼。

“是啊！”波洛先生表示赞同。

“但愿你别让大雪封在陶鲁斯里！”

“有这样的事吗？”

“是的，发生过。不是今年，这是指从前。”

“那就但愿如此吧。”波洛先生说。“欧洲来的天气预报，很不好。”

“天气很坏，巴尔干半岛一带雪很大。”

^①清真寺，为伊斯坦布尔城的重要名胜古迹之一。

“听说，德国也是这样。”

“好了，”眼看谈话马上又要中断了，杜波斯克中尉急忙说，“明天傍晚七点四十分，你就可以到君士坦丁堡①了。”

“是的，”波洛先生说，不顾一切地继续着谈话。

“圣索菲，我听说美极了。”

“我相信，十分宏伟。”

在他们的头顶，卧铺车厢一间包房的窗帘被拉到一旁，有个年轻妇女朝车外打量着。

从上星期三离开巴格达以来，玛丽·德贝汉睡得很少。在到基尔库克②的火车上，在摩苏尔③的旅馆里，以及在昨天晚上的火车上，她都没好好睡过。醒着躺在温度过高的房间的闷热空气里，实在使人受不了，于是，她就起身朝车外看看。

这一定是阿勒颇④了。当然，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一个长长的、灯光很暗的月台，月台上，什么地方有人在用阿拉伯语大声、狂怒地争吵。在她的窗下，有两个男人正在用法语交谈。一个是法国军官，另一个是留着一大抹翘胡子的小个子。她微微一笑。她还从没有见过裹得这样严实的人。外面一定非常冷。怪不得把车厢里的气温加热到如此可怕的程度。她想用力把车窗拉低一点，可是拉不下来。

卧车列车员朝这两个男人走了过来。他说，列车马上

① 伊斯坦布尔的旧称。

② 伊拉克东北部一城市。

③ 伊拉克北部一城市。

④ 叙利亚西北部一城市。

要开出，先生最好还是上车吧。小个子男人脱了脱帽。啊，是个鸡蛋一般的秃头。全神贯注的玛丽·德贝汉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一个看起来滑稽可笑的小个子男人，对这种人，谁都不会认真地看待的。

杜波斯克中尉正说着他的送别词。他事先就想好了这些话，特地将它保留到最后的时刻。这是几句非常优美、精练的话。

为了不至于显得相形见绌，波洛先生的答词同样优美动听。

“上车吧，先生。”列车员说。

波洛先生带着一种依依惜别的神情上了车。列车员也跟在他的后面爬了上来。波洛先生朝车外挥着手。杜波斯克行军礼。列车猛地一动，缓缓地朝前驶去。

“终于结束了！”波洛先生咕哝着。

“嗨，嗨。”杜波斯克中尉哆嗦了一下，现在他才完全意识到他是多么冷……

“在这儿，先生。”列车员用一种演戏般的姿势，向波洛夸耀卧室的漂亮，以及为他放置得整整齐齐的行李。

“先生的小旅行包，我把它放在这儿了。”

他伸出的一只手带有某种暗示。波洛往他手里放了一张折拢的钞票。

“谢谢，先生。”列车员立刻变得动作敏捷，办事有条有理起来。“先生的车票已在我这儿，请将护照也给我。据我所知，先生中途要在伊斯坦布尔下车？”

波洛先生点头称是，并问：“我想，旅行的人不很多吧？”

“是的，先生。另外我只有两个旅客——两位英国人。一位是印度来的陆军上校，还有一位是巴格达来的年轻英国小姐。先生需要什么吗？”

波洛先生要了一小瓶梨子酒。

凌晨五点钟是一个很尴尬的上车时间，离天亮还有两个小时。波洛深感晚上的睡眠不足，而现在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于是他就蜷缩在一个角落里，睡着了。

醒过来时，已经九点半。他走出包房，朝餐车走去，想去弄杯热咖啡喝。

这时，只有一个占座的人，显然就是列车员提到过的那位年轻英国小姐。她个子修长，身材苗条，一头黑发——大约二十八岁。看她那吃早饭的样子，以及叫唤侍者给她再送一杯咖啡的派头，有一种沉着冷静的能力，这表明了她的老于世故和深谙旅行之道。她穿一身料子很薄的深色旅行服，这特别适合列车上加热了的空气。

波洛先生没什么事好做，就以不露声色地研究她作为消遣。

他断定，她是这样一种年轻女人，她无论去到哪里，都能照料自己，过得十分悠闲自在。她沉着，有能耐。他颇为喜欢她那五官端正的面孔和娇嫩白净的皮肤。他也喜欢她那头乌黑光亮的卷发，还有她的灰色眼睛，沉着冷静，莫测高深。但是，他认定，她只是有点儿太有能耐了，以致不能成为他所称为的“美人”。

不一会，另一个人走进了餐车。这是一个四、五十岁的高个子男人，体态瘦削，黝黑皮肤，两鬓稍微有点灰白。

“印度来的上校。”波洛自言自语地说。

新进来的人对姑娘略微点了点头。

“你好，德贝汉小姐。”

“早上好，阿巴思诺特上校。”

上校站着，一只手放在她对面的椅子上。

“有妨碍么？”

“当然没有。请坐。”

“谢谢，你知道，吃早餐通常不闲聊。”

“我本来就不想闲聊。不过我并不会咬人。”

上校坐了下来。

“来人哪，”他用命令的口气叫道。

他要了鸡蛋和咖啡。

他的目光在波洛身上停了片刻，可是马上就毫不在意地掠过去了。波洛能确切地猜出这个英国人的心思，知道他在自言自语地说：“偏偏有这么个该死的外国佬。”

两个英国人遵守他们的民族习惯，没有聊天，他们只是简短地交谈了几句。不一会，姑娘就站起身来，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吃中饭时，这两个人又同坐在一张桌子旁，仍旧丝毫不理睬这第三个旅客。他们的谈话比吃早餐时要热烈得多。阿巴思诺特上校谈到旁遮普，偶尔还向姑娘问了几个有关巴格达的问题，显然，她曾在那儿做过家庭教师。在谈话

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几个彼此都相识的朋友，这立即产生了效果，使得他们更为友好，更少拘谨。他们议论到一个叫老汤米的，还有一个叫杰丽什么的。上校问她是直达英国，还是中途在伊斯坦布尔下车。

“我直达英国。”

“那不是太可惜了吗？”

“两年前，这条线路我走过一趟，那时在伊斯坦布尔呆了三天。”

“哦，我明白了。好，你是直达，我得说我非常高兴，因为我也是直达。”

当他这样说的时侯，他稍带几分笨拙地微微点着头，脸都有点红了。

“我们的上校容易激动，”波洛怀着某种逗趣的心情暗想。“这列快车，就象在海上航行一样危险啊！”

德贝汉小姐淡淡地说：“那倒是好极了。”她的举止显得有点拘谨。

波洛注意到，上校陪着她回到她的包房。后来，列车穿行在陶鲁斯山脉的动人景色之中。当他们正并排站在过道里，朝西里辛山口眺望时，姑娘突然发出一声叹息。波洛正站在他们的旁边，并且听到了她的低语：

“多美啊！我希望——我希望——”

“什么？”

“我真希望我能尽情地欣赏一番！”

阿巴思诺特没有回答。他颌部的那条方形线，似乎更加严峻，更加冷酷一点了。

“我多么渴望你能摆脱这一切啊！”他说。

“嘘，别响！嘘！”

“噢！没关系！”他有几分生气地朝波洛的方向瞪了一眼。接着继续说：“可是我不喜欢你做家庭教师的主意——一切都得听从那些专横的母亲，还有她们那些讨厌的小鬼。”

她笑了起来，声音中带有一种无拘无束的味道。

“哦！你不该那样想。受尽蹂躏的家庭教师，这完全是一个已被戳穿的神话。我可以向你保证，相反，是那些做父母的，害怕被我欺侮。”

他们不再交谈。阿巴思诺特也许为自己的感情迸发感到羞愧了。

“我在这儿看到的可以说是一场奇怪的小喜剧。”波洛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说。

以后，他会记得他的这一想法的。

当天晚上十一点半左右，他们到达了康尼雅^①。那两位英国旅客下车活动腿脚，他们在积雪的月台上来回地踱着。

波洛先生透过玻璃窗，心满意足地注视着车站上的繁忙景象。然而，大约过了十分钟，他决定，下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也许毕竟不是一桩坏事。他作了仔细的准备，把自己紧裹在外套、围巾里，又在整洁的靴子外面套上套鞋。这样打扮停当后，他才战战兢兢地下到月台上，沿月台踱着步。他走过了机车。

一个谈话声为他提供了线索，有两个模糊的人影站在

^①土耳其境内一城市。

一辆篷车的阴影里。

阿巴思诺特正在说话。

“玛丽——”

姑娘打断了他。

“现在不行。现在不行。等事情全部结束。等那事情过去之后——那时候——”

波洛先生谨慎地避开了。他感到奇怪。

他一下很难听出德贝汉小姐那冷冷的、有力的声音……

“难以理解。”他自言自语地说。

第二天，他闹不清楚他们是否吵过架了。他们彼此之间很少讲话。他觉得，姑娘看上去忧虑不安。在她的眼睛周围，出现了黑晕。

下午两点半左右，列车突然停下了。人们一个个地从窗口伸出头去。有几个男人聚集在铁轨一旁，朝餐车下面的什么东西看着，还用手指指点点。

波洛探出身子，向匆匆走过的列车员问了几句，那人作了回答，波洛缩回脑袋，一转身，几乎和站在他后面的玛丽·德贝汉小姐撞了个满怀。

“出了什么事啦？”她用法语问道，呼吸颇为急促。

“为什么停下来？”

“没什么，小姐。餐车下有什么东西烧着了。不严重。已经扑灭了。现在他们正在修复损坏的地方。我向你保证，没有危险。”

她作了一个有点儿粗暴的手势，仿佛她是在把有危险